人民日報

本報已呈請晉冀魯豫邊區政府備案發給邊民新字第一號新聞登記證　晉冀魯豫邊區郵政管理總局登記認爲新聞紙類發給登記證第六號

（第六九六號）　今日一張四版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十五日創刊　通訊處：武安郵局轉　價目：零售每份五十元預定每月一千二百元不另收郵費



# 我軍乘勝挺進西蘭公路

# 攻克邠縣永壽兩城

## ◇江漢我軍殲匪一旅◇

【新華社西北二十二日電】解放軍乘勝向西蘭公路挺進，十九日晨又攻克邠縣縣城，殲滅守敵二千八，生俘匪邠縣指揮部少將指揮官趙璋，僞陝西省第七區專員兼少將保安司令喬維森，上校副保安司令張樹南，邠縣縣長薛資海，聯勤一六九部糧秣供應庫庫長謝爾升，聯勤三二四兵站中校站長李飛等以下一千六百九十四名。斃傷匪暫二旅五團二營少校營長沈輝金以下二百七十八名，繳獲迫擊砲二門，六〇砲五門，輕重機槍四十五挺，衝鋒槍十七支，長短槍九百七十七支，砲彈一千二百餘發，子彈十萬零三千發，汽車六輛，電台四部，電話機二十四部（內總機五部），另繳獲麥子三千石，麵粉一千九百二十五袋，蔣幣一萬萬元及其他物資甚多。按邠縣城位於西安西北一六〇公里，當西蘭公路之要衝，爲蔣匪陝甘邊境軍事與交通要鎮及重要補給站。

【新華社西北二十一日電】西進解放軍十八日晚於永壽常寧鎮全殲蔣匪青年軍一個團後，乘勝攻克西蘭公路綫上之永壽縣城。守敵蔣匪青年軍二〇三師師部及第一團棄城南竄。常寧鎮之役，我全殲蔣匪青年軍二〇三師第一旅之第三團，共一千七百餘人，生俘團長雷夏電。隨該部行動之該師第二旅第六團軍官三百餘人亦全部被殲。

【新華社中原前綫二十一日電】江漢軍區解放軍一部，十五、十六兩日在京山東北之三陽店、宋河地區，全部殲滅蔣匪新十七旅旅部及兩個團（該旅僅兩個團，其第一團被殲已見十九日訊）。斃傷匪營長以下四百餘人，生俘副旅長李褒熙、第二團團長余九成、第一團副團長張壁以下二千零五十七名，繳獲迫擊砲十七門、小砲二十三門、輕重機槍一百四十八挺、卡賓式五支、長短槍六百九十二支、各種子彈十三萬發、電台四部、汽車六輛及其他軍用品甚多。

# 河西生產勁頭大

## 錯門中農得到補償積極建立家務

【本報消息】武安九區河西民主整黨抽補完成後，立即轉入組織生產，全村出現一種新氣象，春耕情緒普遍高漲。特別是錯門中農，還沒得了補償，地和房子都有了，農會果實存在合作社的股金，分給他們也不少，又給他們調劑了糧食，生產資本和生活資料，都沒什麼困難了，勞動得非常起勁。如門錯中農張保和，計劃建立自己家務，種花、種大蘿子，買籮頭、買鍬，還督促老婆孩子成天打掃院子修補房子，勁頭特別大。他老婆說：「去年不知鬥爭到那天是個頭，一聽見開會就害怕，今年有了房子地，再好好鬧務一年，明年就能買個小牛了。」保和給他二兒子（在前方醫院）寫信說：「咱家現在劃成了個中農，分了二十幾畝地，我在油坊打油，你娘給人看孩子，今年生產一定能鬧好，你不必惦記，也不用回來，好好在外學習」。十九日開群衆大會發下臨時土地證，他三兒子先拿回家去了，他不放心，連忙趕回去說：「把土地證放好，可不敢叫老鼠咬了。」說了才又去開會。老中農杜照的最担心怕動他的地和房子，結果一點沒動，非常高興，生產很積極。貧農買德義分了地，第二天清早就去側堰。新中農張有的，六畝地買了五萬多塊錢的糞，每畝上三十馱子糞和一百斤麻餅。大都家說：「今年的生產比那年勁頭都大。」現在全村糞已送完，都爭着漚糞買糞，差不多每畝都超過卅馱子。另外，經過這次民主整黨，黨員的進步很大。前幾日支部開會討論決定目前中心工作，即領導羣衆生產，黨員應首先積極起模範作用，用行動推動與領導羣衆生產。如去年不好好勞動的張樹山（貧農）、張羊根（中農），現在大變了樣。同山做了自己的活，還給別人打短工賣柴。羊根每天去地邊圍，經常起五更到外村賣柴。勞動最差的張杞貴，現在也是盡力的拾砍勞動。他們都誠懇的接受了黨的處分與勞動兄弟的教育，決心改錯，其他黨員也都生產的非常積極。榮退軍人賈旺子（黨員），拐着一條腿送糞鋤地，今年自動不用代耕。

在民主自願原則下，又進行整頓互助。去年，大小共八個互助組，僅有三組的成績比較好，其他幾組根本沒互助起來。主要的原因是：（一）勞力強弱不均，沒有確實訂分，有情面關係。（二）有的人光顧自己，不顧別人，給他鋤了地，他想出去生產或不願出圈，（因互助組工資低）不願還工。（三）有個別人不滿意，算了賬不給米，一直拖欠到年底。各小組討論，今年採取絕對自願結合，按勞力按活定分，勤算賬。先以舊互助組爲中心自願報名組織，討論規定折工辦法：牲口犁地一畝一個半工，送糞一天一個工。勞力是看材料看行說價。有的提出：「將來看勞動組訂分，並好的能加，賴的還要去點工。」決定十日一算賬，還米不還錢。現在全村一共成立六大組，已經有九十七戶參加，佔全村戶數的百分之八十，大家生產情緒都非常高，保證今年深耕細作，犁兩遍，鋤一遍，每畝上三十馱子糞。……紡織早已恢復，婦女的組織最早，普遍的紡起來了。……求組織，有的提出：「去年互助組還沒人管，今年到這會遇問都沒人問。」現在自願結合起六大組、四小組，開會討論，合作社獎勵各組比賽，獎勵燈油。

# 下良鎮經過三次民校討論

# 整頓互助自願結組

# 解決四項春耕困難

【襄垣消息】下良鎮在三月十九日召開了各自然村互助組長以上幹部及生產委員會議，除了經過傳達討論，解除怕打亂平分、怕整黨、怕自己種了不能收等顧慮外，前後經過七天醞釀，三次夜校討論，已把互助組搞起來。第一次夜校是解決思想顧慮，自願組織。大家意見是：今年咱要眞正自願，三人一組也好，五人一組也行，但這樣就孤立了孤寡無勞力戶。第二次夜校檢討過去互助，發現困難問題，具體解決，最後提出了孤立貧苦無勞力戶對不對？經過討論，打通思想（編者按：如果不是等價交換，所謂「打通思想」恐怕是靠不住的。）第三次夜校最後整頓互助，吸收貧苦無勞力戶參加，並有不少人，經過考慮跳了組，做到了眞正自願。全村共組織互助組五十個，三百一十六人，紡織組卅三個，三百零二人。

在第二次夜校上，發現並解決了四個困難問題：第一個是有二十六戶貧雇，十一戶中農，生活困難，沒糧食吃。經過農民討論，決定拿出果實糧十四石七斗來解決這個問題。第二個是婦女正在做軍鞋，買麻每斤得一千一百元，合作社爲解決這個問題，往長治拉回麻四百一十斤，按原價每斤七百五十元賣給婦女，每斤便宜三百五十元，共省洋十四萬三千五百元。第三個是十五戶貧雇農的農具困難，沒法買。決定把以前幹部和積極份子向銀行貸的六萬元款退出來，合作社再抽十萬元借款來解決。第四個是畜力不够用，把合作社六頭運輸騾，和煤窯上七頭拉水牲口組織起來（合作社牲口暫時停止運輸，煤窯上牲口暫時抽調使用），按等價辦法給畜力困難的農民耕種。現在全村男女勞力和畜力已經幹起來了。（襄垣聯合辦公室）

平順池底村

# 整黨民主半路停止

## 交代不好影響生產

【平順消息】本縣分配在二區池底村領導民主、整黨與抽補運動的工作組，因爲春耕在即，幹部大部抽出去領導生產，整黨等工作暫時中止。但在中止時沒有進行很好的安置，結果村中發生了兩種嚴重問題：一種是政治主任（支書）謝廣與財政主任張俊虎，覺得「不要緊啦，可以鬆鬆啦」。又想開始用大話威嚇羣衆，想統治羣衆（羣衆過去對他們兩人最反對，意見最多）。前幾天對他們提過意見的老實農民，都害怕起來。……這次工作組出來，就被扣起來……農會部海辰說：「恐慌，咱可不該來呀！上了老徐（工作組）的當，你怕另一種幹部不幹咱呢！」整黨那些幹部吓壞了。村長張孩說：「咱不求有功，只求無過，多一言不如少一語」，抱着老好人態度，不管大事小事，都要問問貧僱。徵收農業所得稅時，把貧僱召集在一起，自己不吭氣，只是讓大家來討論，拖了三天才把款分開，最後決定了八戶貧僱農免徵。貧農劉存說：「這樣的愣工，不賺咱們三天工夫把款出上，有這三天工也賺夠啦，咱就打短工也賺錢啦」。貧農劉三方急的說：「會也過啦，東西也愣啦」。這樣，池底村的春耕就消沉停頓了，清明節快到了，糞還大部份沒有搬出去，修邊、壘岸、耙地等也大部沒勁。留村工作的同志，經過幾日訪問貧僱與中農，了解了這種情況以後，首先說明民主填補政策。於三月二十五日召開中貧農與幹部座談會，說明和幹部錯誤和整黨的政策，民主填補政策，不耕下補種的重要，幹部課領導羣衆生產，同時反省。農會副主席銀昌說：「有我這副主席，幹部錯誤不害怕啦，說有據的意見我一定接受。」武委會主任張子魁說：「咱們要是放下不領導，就悞了生產，錯誤才更大呢，還是錯上加錯」。貧農郭銀昌說：「你當幹部還能不給你領導羣衆生產，說是講道理的吧？」……經過兩次座談，幹部反省，又對壞幹部張俊虎等作了嚴格批評，大家對生產才轉過來。最後又把逃府佈告討論以後，大家情緒更提高了。第三次又召開了全村羣衆大會，把當前的生產工作作了具體計劃（修地送肥）。劉存則一個月割柴兩萬斤，馱煤一萬五千斤，運輸收入洋三十七萬元，積肥六萬六千担，已全部送出，現正進行修邊壘堰。（步遠、之孟、次孟）

## 編讀往來

# 平順六區隨便查

# 封的戶口應快啟封

編輯同志：我們在目前工作中有兩個疑難問題，不知怎樣處理：

一、土地法大綱下來後，有些地主浪費破壞分散財產，由羣衆起來把他們的土地財產查封了，羣衆規定隔幾天給他們發一次糧食（他們自己的糧食），打算到平分時解決，可是現在這些地主們天天領着糧食吃，問題就不好解決。平分又還須要等相當長時間，特別是查封了的土地不知該叫誰種，分配給貧苦農民種吧，土地還未平分，若叫地主種，怕引起羣衆思想混亂，他們破壞土地法有罪，財產查封了，已不歸他管。我們現在正在春耕，這個問題不解決會把地荒了。我們的意見是土地還讓他們自己種，教育他們好好勞動，將來誰種誰收。財產則由羣衆選出代表，查點封存，給他們低於一般農民生活的糧食，叫他們種地，對不對？

二、有些化形地主（幹屬），四六年假裝開明獻田拿出部份財產。土地法大綱下來後，覺得這次再也逃不過去了，牲口餓的快走不動了也不喂，豬也不管了，要交待出來。這問題不解決，春耕也要受損失，我們答覆羣衆是先叫沒牲口戶把牲口喂上，這樣牲口也不會餓死了，農民也有牲口使了，到將來抽補時再正式分給農民。豬的問題或者按市價賣了把錢存起來，或者找個農民作價分喂上以後解決。我們這意見不知道對不對，請答覆。（平順六區公所岳堉忠、楊支勤、關振牛等）

岳堉忠等同志：

你們所提問題，應根據中央局給太岳區黨委指示（見二十一日本報）精神迅速認眞予以處理，希望你們即仔細研究這一指示，堅決予以貫徹。像你區這樣，土地法大綱一下來，沒有工作團領導，羣衆未經發動組織，階級未劃，就輕率妄動，以破壞土地法爲名，隨便查封戶口，是一種原則性的錯誤。據我們知道，土地法大綱在我區公佈前後，中央局曾屢次指示各地，沒有工作團領導，一律不准動，非常堅決，非常明確。你區是否沒有接到這一指示？領導上是否沒傳達下去？如果領導上沒有向你們作過這種傳達，那是領導上不對，應由領導上負責；如果領導上已經向你們傳達過，你們不嚴格執行黨的指示，告訴了你們一律不准動，而你們在整編隊伍後仍然發生這種自由主義獨立性的表現，是不應該的。也正是因爲你們放棄執行上級的指示，執行了自己的錯誤政策，放棄領導，作了一部份羣衆偏激情緒的尾巴，對羣衆的錯誤行動，不去進行及時的糾正。如把破壞土地法提得十分嚴重，如包餃子、吃頓麵，都是「破壞」，並藉口封了一些人的門，使農村中在一個時期內形成嚴重的不安現象，使農民受到了不小損失。因而，你們應該承認這已使黨與人民還受到了損失，而你們來信中對這種嚴重錯誤，還是沒有認識的，因之，還不能解決你們所提出的問題。你們是否已經將此情形向你們上級作了反映？給了一些什麼指示？你們領導上曾否給過你們指示過如何處理沒有？如果你們沒有向上級反映和請求過處理辦法，只問報紙如何做才對，我們對你們提出問題來商討是歡迎的，但你們只是這樣做也是不夠的。希望你們對此問題能從思想上進行檢討。根據中央局給太岳區黨指示精神，你區對已查封的戶口，應立即無條件的啟封，土地財產退還他們，以便他們從事生產。今後一律不准亂動，一切留待抽補時解決。（編者）

# 滅荒植樹開展紡織

# 高邑生產初獲成績

【高邑消息】高邑四月十一日召開幹部會，檢查生產。經過解決幹羣思想障礙和春荒困難之後，一個月來的生產工作已獲得一些成績。在消滅荒地上，現據廿二個村統計，原有荒地二八六五畝，現已開出二四八八畝，有些村莊已全部完成了滅荒。如三區里村，原有荒地七百畝，現已全部開出。開門戶逃亡戶的辦法是：除安置了被逃亡戶、給他們分配土地自己耕種外，同時組織了有勞畜力的戶進行開墾。爲了完成滅荒，有些村訂了獎勵辦法，如崗頭村規定開熟荒，今年收入在應產糧負担以下的，按實產糧負担。全村七百九十一畝荒地，現已開出五百餘畝。在栽樹上，據廿三個村調查，共栽樹二四八六二棵，中韓村即栽樹三二一六棵，一村曾留張三才一人，就栽樹一八六棵。在紡織上也普遍的形成了運動，這一時期紡織利潤高，實一千元花，紡成綫可賺八百元。城內、萬城等集上，一集可上布二五〇〇斤。河頭村、中韓、東站等集，每集也上布八百至一千斤，都是本縣織的。在紡織技術上也普遍的提高了，全縣一天即有織布一千五百斤。另外有一個較嚴重的問題，就是互助組形成自流，沒有人管。高邑的生產互助，在去年有好多毛病，一般羣衆對互助的影響很壞，遺留問題很多，有些村一年到頭沒有算賬，形成吃虧的吃虧，沾光的沾光。因此今年生產工作佈置時，即提出不強調組織互助，將來檢查生產成績，不單看組織起來幾個組，主要檢查生產成績。但由於羣衆思想問題、春荒問題已解決，羣衆生產情緒提高了，我們沒有抓住羣衆的熱情，號召以眞正自願爲原則來成立互助，幹部也不知怎樣幹。有些村去年互助問題較少，羣衆還有要求組織起來的，但我們也沒有意識的去幫助，形成了這一段生產組織的自流，同時對生產中其他一些困難，羣衆也解決的不夠。

檢查後，又根據本縣情況，決定了幾個具體問題的解決：一、爲開展大生產，克服一些村幹不動及生產沒人領導的現象，決定各村成立生產委員會，專門負責統一領導生產，解決貧苦生產中的困難。未經工作團成立的個別村莊小組，一律解散。二、互助變工解決勞畜力困難，一定要眞正民主自願，不能強制硬編。只要省工，羣衆願意就行，臨時變工也好。無勞力孤寡戶之土地，想辦法也要種上，不能給有勞力的組分配硬安置。如有的村經過代耕，或往互助組變工，讓有勞力的雙方同意出負担外，分糧，這辦法也可以採用，以說服方式。三、村幹問題，好好領導生產，不要等待抽補。如錯誤不改，繼續犯，可向縣報告。四、估果實地暫且不退，但不能荒地。去年抗旱時有的村強迫把水車打亂使用，把水車按到那戶井上，這戶現在有些原主想搬回但不敢，又想修理使用也不敢修，又怕修了不能自己用，歸了別人。現東西應一律歸原主，今後不得強迫。五、如使用得經本主同意。這次貸款中有些強調了一些戶的用途，這會限制了牲口的就賣，貸到款如有實用不到的，也能作其他用。今後可不論什麼用途，只要用於生產即可。（增亮、文齋）

## 短論

# 不准逼死人命！

我們最近看了許多整黨民主運動的材料，在材料當中屢次發現打人、扣人，甚至逼死人命的嚴重現象。如壺關樹掌、流澤工作組逼得樹掌黨員抗勤主任、流澤黨員公安員先後自殺。武安上團城工作組一到村裏即把十八個黨員全數集中起來，白天黑夜整，一股勁兒關門整了二十多天，空氣森嚴，把農會主任逼跑。武安縣山村工作組不許黨員講理，扣起三個村幹部。磁縣固城幹部王占和在蔣黨中到城裏糶了二斗玉麥，即將他扣押起來，並登記了他的財產。還村曾經當過僞軍的一個人，說他造謠，也扣押起來。溫縣二區辛莊支書王廣宜，羣衆給小孩「作滿月」送了一些禮，說他「破壞土改」，也扣押起來。此外，從來稿的字裏行間也透露出此類事實，如和順縣委一月整黨民主運動總結中有「：：普遍的形成幹部害怕、愁、急，以至尋死服毒等現象。」今天本報二版刊登沙河縣委工作檢討消息中，也說到有的黨員恐慌自殺的事實，在「遺留問題」中，還扣押着一些「犯罪份子」：：看了這一連串的事實，不禁令人驚愕！中央局一再指出不准亂殺人打人逼死人，但現在竟還有這樣嚴重的現象！這裏我們要問一句：你們怎樣在執行黨的政策的？

這是不能容忍的原則性的錯誤！但從各地領導同志對這個問題的觀點看來，卻是十分不嚴肅的，好像打人逼死人像喝了一杯開水已經看慣了似的，滿不在乎。即以沙河縣委的檢討來說，逼死人了，說是對那個人的「性格」了解不夠，這是很可笑的檢討。甚或還有人說：「整黨民主這樣大的運動，打人、扣人，死幾個，不算啥！」這是多麼荒謬絕倫！任弼時同志指示我們：「共產黨是堅決反對亂打亂殺與對犯罪者採取肉刑的。亂打亂殺與使用肉刑是封建社會的產物。」因此，我們說，那裏打人、扣人、逼死人越多，並不是表現那裏的領導上如何高明，而正是表現那裏的領導無能！我們對打人、扣人、逼死人的問題，應該嚴格從執行政策上去檢查認識，不能推到死者的「性格」上等等。

整黨是極嚴肅的工作，領導上必須謹慎細緻，對犯錯誤的幹部和黨員，應貫徹治病救人的方針，應該放手讓羣衆審查幹部和黨員，允許羣衆儘情批評指責，不准黨員幹部報復。但同時也必須給幹部和黨員指出出路，給他們改過的機會，已經改過或願意改過的，則應表示歡迎，熱誠相待。採取敵視態度，不是嚴格與指示出路相結合，甚至採用肉刑或打的方法，把他們「整倒」是錯誤的，亂殺人是不允許的！打人、扣人、逼死人也是不允許的！

人民日報



# 武安九區試行整黨、民主、填補運動的點滴經驗

晉冀魯豫中央局土地會議後，張磐石同志率領的工作團，開始以太行武安九區趙莊爲基點及其附近八個村進行工作。領導上主要參加趙莊取得經驗隨時指導附近各村。在群眾初步組織起來後（一般是貧農團農會成立後）即抽調一部分幹部向附近村莊採取波浪式推進，兩個半月來，已向前推進了三次，逐漸取得經驗。共進行了十五個村，一般均已大抵完成整黨、民主、填補工作。

## 一、工作地區的一般情況及其特點

武安九區從一九四〇年成爲游擊根據地，四二年開始了減租減息，後經四五年春減及反奸清算，五四指示後的土改大運動，及填平補齊，擠封建割尾巴，封建已基本上被消滅；農民都取得了土地；支部成份亦好。但作風有毛病，強迫命令、獨斷專行、不民主，成爲各村主要特點。由於領導上的官僚主義，可以說上級越是認爲是好支部、問題越多。爲爭取模範村和完成任務，不管群眾受得了受不了，封鎖上邊，統治下面，一般群眾對幹部的感覺是新石板。石洞、田二莊群眾把幹部稱之爲「一窩蜂」。村幹部對群眾的吊、打、捆、罰、罵非常嚴重，在群眾中引起了不安。這種封建的吊打捆罰，土改前主要表現在對特務的逼供上；土改當中最嚴重的是去年春天的填補和去年秋天擠封建割尾巴中的挖地下寶；另外去年各地群眾給幹部洗臉擦黑後，幹部的報復行爲很普遍，兩次解決幹群關係，最後領導上也都是給幹部撐腰做了結局。因而群眾不敢輕易發言，不敢向幹部提意見，但[illegible]

## 二、整編隊伍

[illegible]

第一階段放手發揚民主、發現問題、發現積極份子。

工作團一到村，一部份人就住在貧雇和中農家裏，[illegible]工作團的另一部份人，到村後即召開支部會，把民主整黨填補，給他們講清，說明黨脫離群眾的危險性，過去支部脫離群眾的錯誤有些是應該由上級負責的，對黨員教育不夠，分配任務不合實際，以致形成強迫命令等。有些則應由黨員自己負責。爲了廣大人民利益，現在要解決這個問題，說明要在群眾中公開黨，徵求他們有什麼意見。一般他們是沒有什麼意見的，因爲他們懂得上級這一套，每次都說得很厲害，以後馬馬虎虎也就完了。後來有些村的黨員聽到別的村整黨情形，知道不整不行，反省態度也就比較老實。至於公開黨，過去只公開幾個好黨員，這次要全部公開，壞黨員雖不願意，但也無理反對。

黨員與群眾都做了思想準備之後，就召開村民大會，宣佈支部要進行整頓，進行反省聽候審查，幹部照常工作，不許消極怠工；動員大家對幹部和過去的工作提意見，幫助整黨，並說明這次一定要根據群眾意見把工作做好。大會上把黨員名單公開了，說明黨員應該幹些什麼，請大家看看過去這個村的黨員是不是這樣，但不能打架不許動手打人。在會上，同時動員劃階級，說明劃定每個人的階級之後，就不會被亂鬥，亂鬥了的還可以改正，多得果實的要退，沒有翻透身的要補，錯鬥了的要補償。這樣大家就有了民主地位了，政治上生活上就有了保障。這次會參加的人特別多，很多人想試探一下工作團的態度到底怎樣。會後黨員、幹部與群眾都有很大震動，但是還有點懷疑，黨員說：「是不是會真的這樣辦？」群眾說：「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

接着劃階級，首先工作團在村裏研究了一些類型，並試劃了幾個貧雇，在劃的時候先講階級，舉本村的實例做，詳細的解釋。開始劃時比較慢，後來群眾熟練了就劃得很快，他們說：「過去劃階級沒有個準頭，尺子在幹部口袋裏，他說啥就是啥。」這次有了尺子，拿在大家手裏，是長是短，劃起來就方便了。」普遍感覺這次辦法簡單、公平、容易懂，特別是中農感到滿意，富裕中農說：「這可好了，咱總不是地主富農。」大家感覺「這是獎勵勞動咧。」有些新翻身的貧雇感覺一年就轉爲新中農，是子虛，有困難。一般是老中農願意劃成新中農，[illegible]一般是鼓勵的，[illegible]比生活、比歷史、比政治、比態度等等[illegible]原則，引導群眾到正確方面，強調是啥就是啥，才糾正了各種偏向。

劃，有的地方在劃階級中把鬥爭對象、幹部黨員和群眾一塊[illegible]在一塊說話不方便，[illegible]劃階級。在劃，或先劃鬥爭對象時，初步訂正了鬥錯的。談到特務問題時，強調由本人辯護，[illegible]沒有經過上級的處理，不能亂給人戴帽子，弄不清的，把材料送給上級處理，村裏不能隨便決定誰是特務。

這以後，就動員群眾給幹部黨員提意見，幹部黨員不參加（以便群眾大膽說話），提完意見，請群眾選代表，到支部裏去提，接着就召開支部大會，由工作團和支部並請群眾代表參加，組成整黨委員會或叫主席團，這樣，便於把群眾與黨員的情況結合起來，群眾代表參加主席團，可以維持秩序，不致於打架。在這個會上，只讓群眾代表給黨員幹部提意見，黨員幹部暫時不作聲辯（聲明以後是有權利申辯的），一則避免威脅群眾不敢講話，再則避免激怒群眾打起架來。這時候要放手讓群眾講話，不要怕報復份子的意見，因爲老實群眾還不敢講話，他們明知報復份子並不比某些黨員幹部好，但他們願意叫報復份子替他們出氣，同時報復份子所提的意見，大多是事實（可能分量上有些誇大）。這樣會議之後，黨員大吃一驚，感覺群眾意見還超過他自己所反省的，對黨員反省推動很大，而老實農民則感到報復份子不正派，不如他們自己提意見好。

經過個別訪問劃階級，已經串連了一部份老實貧雇，組織了貧農小組，此時即在支部內號召貧雇黨員誰願到貧雇小組進行反省，要求參加貧雇小組誰就去，結果有些黨員自己覺着有把握就去參加，去的人都被認爲可以參加貧雇小組，也可以做個黨員。那些被通過的黨員回到黨內就開展了批評與自我批評，分清了好黨員壞黨員的界限，分化了支部的「一窩蜂」。

這時群眾已經起來了，老實正派的積極份子也湧現出來了，黨員的好壞以及錯誤的輕重也弄清了。但在這一階段內，工作團對這村的問題，對黨員好壞，不應該預先有固定的看法。

整編隊伍的第二階段：組織起來。群眾出了氣之後，就要求組織起來當家，在貧雇農多的地方，爲了避免與中農的分裂，貧農團可不組織或組成貧農團後，馬上就串連中農，成立新農會。在貧雇農少的地方，可以貧農小組爲基礎，串連中農，直接改選農會，但必須保證貧雇能夠選到農會委員會裏去，以便保證貧雇的利益。新農會委員中，如沒有中農或中農太少，貧雇一般應讓出三分之一的位置給中農。農會成立之後，大的村莊選舉農代會，中小村莊一般的直接選舉村政府委員。在組織起來的過程中，群眾鑒於過去的經驗——自己沒有當了家，產了壞人當幹部，因此這次是十分認真的。首先入團入會的條件開始很嚴格，如說勞動不好不要，流氓不要等。但領導上要及時克服關門主義傾向。群眾的意見是先教好根，再教育有毛病的讓他改正，後參加，一般的全村都進行了批評與自我批評，然後逐漸入會。農民階經過批評與自我批評後，在選舉時選的都是好人，好的黨員也被選了。但報復份子不正派的人，雖然他們再三活動，卻沒有被選上。但有一點應該注意，無論是整黨、或整編群眾隊伍，群眾都強調好人，實際是一種超階級的觀點，工作團應該清醒，說明好人不僅是正派勞動，還要階級分明。

在貧農團成立時通過一部份黨員參加後，成立新農會時又通過了一部份黨員，參加新農會並認爲可以做黨員。黨內批評與自我批評更加開展。但有一部份黨員（約佔三分之一，一般是當權幹部），仍未能通過，他們感到壓力很大，沒有出路；同時，已經通過的黨員，由於他們思想上尚未完全解決問題，舊作風一時未能全部改過來，也在農會與貧農團中碰了釘子，這些人很容易被通不過的黨員所拉攏，又變成「一窩蜂」。[illegible]另外，工作團召集貧農團與農會委員，和他們商量，問他們以爲什麼辦法，經說明黨內犯錯誤的是分別輕重，予以處分，如勸告、警告、留黨察看、開除等等。他們同意這個辦法，但一般定的處分很重，並聲明他們還沒有辦法交代，賬還未算清，這個處分還不能作最後確定。至此，群眾的隊伍已經編好了，但黨的隊伍還須要結合下一階段的抽補工作，才能整完；因爲黨群關係中若干事實尚未最後辦明，群眾對黨員的氣憤還未減消，如果過早的結束整黨，一定處分的面很寬而且很重。

## 三、進行抽補，貫澈民主，結合抽補的實踐，完成整黨。

首先是新舊幹部辦交代，主要是清算賬目，接收果實。群眾對這些事很關心，選舉專人認真進行，我們要放手讓群眾算，明知有的賬算不清，[illegible]讓他算，但有兩件事應該注意，一是農[illegible]大多是賬目不清，由於過去不民主把賬目都丟了，二是過去果實保管不好，遺失難免。群眾中還有一個錯覺，就是把少數地主富農的果實，分散給全村大多數的農民，大家都感到地主東西很多，自己所得很少，因之以猜測代替事實，如說一個鬥爭對象有一付銀鐲子，那幾十個鬥爭對象就應該有幾十付呢！這樣鑽牛角尖，形成對黨員幹部的逼供，甚至主張非吊打不可，這時候領導上再不要強調單純算清賬，要把算賬和接收果實結合起來。其次，最後審查鬥爭對象時，全村再劃一次階級，由舊幹部講過去爲什麼鬥錯了一些人，那些是由於無知，那些是爲了報復，那些是上級有公事叫鬥的，把是非責任弄清楚，特別是對以特務名義被鬥的，一定要負責的給人家摘帽子，還要把被鬥者的歷史情況介紹出來，有的村叫做「交代政治情況」。再次，抽丈土地，抽評產量，一般都有村本位思想，想把本村的土地產量弄少些，企圖少出公糧，工作團提出各村負擔不公，將來由區農代會縣農代會來解決。目前主要是解決抽補問題，如果那塊地不公，即可抽丈抽評，求得大體公平即可，群眾同意這個意見。但抽評，和過去的不公，主要是舊幹部爲了減輕自己負擔，和報復別人，因之群眾要求舊幹部參加抽丈抽評，讓他們自己說出糾正，再加上群眾公議，大體差不多了。再次，自報公議，窮廢戶，一般報的不實，對此不要有固定意見，反覆發揚民主，讓群眾公議，互相揭發。這裏應注意的，平均產量不要以全村人口除全村產量，應先將超過全村平均產量一倍以上的老中農產量除去，這樣平均產量就不會過高，窮廢戶也不會過多。再次，自報公議「吃堆戶」，說明多得果實者應當退，老中農是在對自己有利的條件下（如實少出負擔，種不過來等）自動讓出土地，但應說[illegible]在退果實上一般黨員幹部表現很好，他們說：「寧要政治果實。」群眾對此很受感動。再次，評議抽補，由於過去鬥爭面寬，而且大多是掃地出門，窮廢戶就很大。而黨員幹部所多得，這樣加起來，總數並不多。窮廢戶大，吃堆小，加上工作團一部份同志和群眾思想上的「左」，[illegible]不願賠償，還鬥中農的損失，或者是硬擠中農往外拿東西，[illegible]有的要求政府救濟。這主要是思想問題，實際上只要讓農民自己討論，在一般村是能夠解決的。討論中還要注意幾個問題：一是反對絕對平均，應強調差不多就行；一是反對極端民主，應強調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絕不能因爲一個人不同意，就改變。對中農也需要有必要的批評。強調鬥錯了賠償，不要輕易允許「吃啥吐啥」，「原物歸原主」。因爲已經分了，只要賠償相當一份就可以，還有的中農賠償後比他錯鬥前的產量還高。原物能還的就還，如田二莊還了牛和房子，固鎖還了藥舖，群眾是滿意的。最後，再開一次村民大會，在會上：一、宣佈抽補結果；二、最後確定階級；三、宣佈黨員處分；四、宣讀任弼時同志「土地改革中的幾個問題」（此文對群眾政策教育意義極大），請大家依此作問題檢查本村工作。在這以前，還要召開一次支部會，並邀請群眾代表參加。讓黨員聲辯，那些是爲了工作，那些是自己的錯，那些是自私，那些是群眾誤會的，那些上級應該負責，讓群眾代表們最後鑑定。因爲黨員幹部在參加抽補時表現很好，所以群眾的觀感已經變了，要求對黨員的處分面大大縮小，處分的程度也大大減輕，一般不主張開除或只開除一兩個，他們強調「留在黨內教育好」，例如趙莊群眾說：「共產黨的辦法好，一層一層管的緊，不在這一層在那一層，不行了再開除，這樣冤枉不了人。」「開除個黨員，就等於朝着心口眼打了一槍，可不要亂說，這不是個小事啊！」開始群眾對打傷過人的幹部黨員，要求送人民法庭，但整黨後，群眾在政治上，經濟上翻了身，出了氣，黨員幹部除承認錯誤之外，又自動提出給撫卹費或幫助一部份勞動，群眾感到這樣自己解決比送人民法庭也並不壞。當經支部討論上級批准後宣佈黨員處分時，群眾是很滿意的。在這個大會上，最後把生產工作作了動員。

## 四、擴大戰果

首先是整黨問題，在籌備成立貧農團通過第一批黨員以前，支部在群眾中一時很少實際活動，通過第一批黨員，參加貧農團之後，因爲還有一部份黨員未通過，所以支部生活仍不健全。抽補開始後，又開一次支部會，讓大家對犯錯誤的原因和對上級黨的意見以及對這次整黨的意見都談了，一般認爲這次整黨很嚴，但黨始終在挽救他。趙莊黨員李會則說：「可惜整黨整的太遲了，早整兩年，咱就不會犯這許多錯誤！」黨員聶明則說：「從這次整黨裏看出，黨比俺親爹娘還親，過去俺要飯的時候，爹娘給俺一個碗，叫俺要飽了飯就算了。黨不光叫我翻了身，還叫我走到正道上去。」大家檢討犯錯誤的原因，一個是脫離群眾，不了解群眾對他們有這許多意見，氣憤這樣厲害。一個是很多人入黨時就糊塗，入黨後黨的生活很不健全，上級只是佈置任務，很少甚至沒有對黨員進行教育和檢查。因之要求上級考慮以後怎樣給他們以教育；有些黨員提議今後初一、十五爲黨日，除經常吸收群眾參加支部會之外，兩三個月徵求一次群眾意見，今後政治主任取消，黨不再命令群眾，但爲了實現黨的領導，支部必須經常佈置與檢查黨員在群眾中的活動。群眾中有些不團結特別是鬧宗派，還必須再清算一次，一定把所有的宗派拆散，強調階級團結。

在運動中，青年與婦女的活動受了些限制。往往青年在老年人面前不敢講話，婦女在男人面前講話更困難。因此青年和婦女在農會中應有他們單獨的組織。經驗證明，青年和婦女必須在運動中一貫的注意發動組織他們。擴大戰果，必須與目前實際（生產）相結合。目前最重要的是解決生產上的許多困難，例如缺乏生產工具、生產資本等，必須在農民收到果實之後，適當的組織他們運用這些果實。（關於擴大戰果工作，現仍在進行中。）

## 五、工作團必須堅持的幾個問題

第一、作風問題。關於舊作風，是有歷史傳統的，例如打人吊人，這是舊社會帶來的。必須了解吊人打人並不是群眾的真正要求，領導上要採取堅決態度糾正這種舊作風，這並不是潑冷水。在建立新作風上必須注意兩個問題，一是極端民主，往往一個人不同意，即強調思想不通，必須指出這種極端民主實際上破壞民主。二是新幹部鑒於過去舊幹部的不民主，因此不論什麼事情都不敢作主，事無大小，都去問群眾，有一個人提意見，他就不敢幹了。

第二、政策問題。土地會議反了右，這是完全必要的。但後來，在執行上，弄成片面的強調貧雇，不給地主一份，不給富農留一份，硬動中農，不賠償中農損失等，對政策的了解極不明確，這主要是工作團同志的思想問題，作了群眾的尾巴。領導上必須堅持，凡是政策上所規定的必須堅決貫澈。所以什麼需要做，什麼不需要做，政策界限必須要分明。

第三、對待支部黨員態度問題。一般是群眾未起來以前，抽象的憎惡支部黨員，總覺支部黨員壞。群眾起來後，群眾已經能分辨那是正確意見，那是報復意見了，有些同志卻跟着報復意見走，走向盲目反黨情緒上去。經驗證明：在整黨中，對待黨員必須採取爭取教育改造的方針，必須客觀的分別是非輕重，必須嚴格，同時又要給黨員幹部指出出路。正因爲很嚴格但又指出出路，所以整個黨員都得到挽救，既沒有一個自殺逃跑的，也沒有一個被開除黨籍的，因此黨員和群眾都很快樂滿意。

第四、群眾路綫必須是根據群眾最大多數最高利益的迫切要求，離開了群眾的迫切要求就是空洞的群眾路綫。群眾也發動不起來。因此必須從群眾中來。若干村莊最迫切是民主問題，是要求摘掉特務帽子的問題，如硬說這問題以後再說，先來抽補，這樣越給群眾「辦事」，越「教育」群眾，群眾越不上你的主觀圈子。另外，群眾中來的意見，不一定都是正確的，如群眾要求吊打幹部，不顧給地主一份等，因此不辨別群眾意見正確與否，還就群眾，無原則的跟着群眾跑，就是尾巴主義，就是放棄領導。目前克服第一偏向還較易，而克服第二偏向則較難，因爲有些工作同志常常是以「群眾意見」來威脅領導。（新華社晉冀魯豫二十日電）

## 和順東關充分發揚民主

# 幹部黨員退果實

東關工作組研究 劉鋒、志遠整理

和順東關四月七日村政委員會選舉後，下午就開始討論抽補具體內容，除丈地評產量外，特別要解決幹部黨員多佔果實問題。八日[illegible]九日下午農代會召開幹部黨員會議，採取自報公議方法，逐一研究。十日全體會員通過，共進行三天。多佔果實的幹部黨員共十八個，成份爲工人五、貧農六、貧民四、中農三，共退出賺地七畝、平地二十七畝、坡地四畝，共產量六十九石三斗一；果實款洋二十四萬元，共進行情形如下：

一、大家討論怎樣做法：貧農團會上討論退果實時，群眾你一言，他一語，意見很不一致。毛福保說：「我說幹部和黨員退果實得全退，還得把得了的東西一件一件擺出來，先儘咱們分了再給他們，叫他們也受受罪，不然他們還不知咱們的苦哩！」一陣吵吵。說完，緊接着蔡三孩搶着說：「我說毛福保意見不對，幹部黨員多分了果實得退出來，可是如果以前也和咱一樣，他們不是又成了坑洞？土地法大綱上是退出多得部份，不是全拿」。工作組問大家，毛福保意見對，還是蔡老三的意見對？不約而同的說老三意見對。李功成說：「「黨員們退時，讓他們自願，然後咱們討論，大家同意。最後領導綜合大家意見，明確指出：黨員幹部多佔果實一律退出，減租減息時算下的自願，抽出，貪污的偷的全退，如已用，折價賠償。

九日，農代會初步討論，對各個黨員幹部應退之土地與浮財（折錢）作出決議。十日召開農會會員大會，由黨員幹部一一自報，大家公議。農代會也將自己的決議提出，請大家討論，必要時做修改，第一個自報的是建設委員王福林，他自願退五畝半地、一萬五千元浮財。大家都說他退得太多，怕又退成坑洞，只讓退了二畝半地、一萬元；第二個自報的是前支書張成科，他家四口人，有產量二十八石，並自請退出十二石多，退去年所分一等一級果實五萬餘元。他說：「錢我吃的太飽，大家還餓着，我對不起大家了。」大家說知錯改錯就行，錢退的太多，只讓退三萬元。退地照他自報數，與農代會決議完全一致。討論前婦女主席馮林梅時，發生了比較激烈的爭執。林梅家現有三口人，十九石產量，得果實四萬二千元，她自報要退七石五產量、三萬元錢，農代會的決定是退五石產量、一萬元，偷的一些果實全退。大家意見很不一致，有的說她自報退數太高，有的說正好。王富元則認爲還低，他說：「她得果實是一等一級，產量每人六石三，和我比牲口：一等二級，產量又不夠，俺家沒一條腿。」趙成來說：「俺還組和王富元組意見不一樣。俺說林梅退的太多，不合情理。她佔果實是多，可是要退也讓和富元一樣，一等二級。人家得了一條腿，又典了兩條腿？現在半條也沒有，人家對還是你對？你叫她退成坑洞，再給她塡？你說在理不在理？她」大家爭論很厲害，但得不出結論，後來領導上幫助大家算了個賬，按一等二級算才該退四千多元。群眾哈哈大笑說：「這不對了嗎？算賬光死辯？」大家完全同意農代會決定。於黨員鄭東連退果實的問題，爭論最激烈，他產量不高，果實款分得多些，但家裏困難，錢退不出來，家裏想退照糧食。農代會決定是照顧其困難，不退。劉成春表示他組不同意：「東連自報與農代會決議不同意，他家底子不薄，分果實也不少，爲啥困難呢？」李桂梅說：「他家裏帶着氣，婦女組長個吃烙餅，一個炒雞蛋，有多少够吃？應該退出來。」董同孩組說：「東連家男人們是扇毛不合股，各顧各，都不好好勞動，應該退。」只有趙卯年等兩個組同意農代會決定，說他家勞動不好雖是事實，但以後可以教育。領導上支持這意見，指出他家浪費與不好好勞動的根源是不和睦，應照顧其目前困難，教育其改正。後來大家爭論很久，都同意了，但有些勉強，最後宣佈作爲初步決議，下去還可討論，不對了再改。討論農會副主席杜章鎖時，爭執的焦點是臨街地（好地）。他家三口人，十九石產量，多七石，但其中有四畝三瀛地，太多，但這是以前減租息時期各得各算回來的，他老婆給人家奶了三、四年孩子，一個錢不花，省下的，章鎖自己表示只願意退二畝瀛地（四石八產量），三萬元錢，群眾中多數認爲退得少，產量仍高，應退三畝，少數人認爲自己算回的地應該憑自願，不能勉強，領導上表示尊重少數人意見，讓大家充分爭論，最後少數意見又轉爲多數，結果只退二畝地，三萬元錢。

在這次退果實運動中，一般是發揚了民主，並認真保障了少數人的發言權，申辯權，使問題得到充分討論與正確解決。從這中間看，只要發揚民主，好好誘導，群眾中部份的偏激意見（如讓黨員幹部全部退出所得土地與其他果實）是可以在群眾中得到糾正的，群眾與黨員之大多數是可以得到滿意的。另外，實際的困難與特殊的問題，也可以得到合理的照顧，不至成爲機械的死搬。應該相信，群眾是最了解實際，最能從實際出發的。這種民主的討論，在解決黨員與群眾的關係問題上也有很大作用，不應認爲技術問題。

# 沒有嚴肅執行整黨政策
# 沙河縣委檢討不深刻
## 隨便扣人逼死人犯有原則錯誤

【本報消息】沙河縣委和土改工作隊長於本月八日召開聯席會議，把一個半月以來該縣三十二個村的民主整黨塡補工作作了一次檢查。檢查結果，他們認爲新的作風已在開始生長，工作人員開始學會聯系群眾、及時搜集反映，看群眾情緒及要求來進行工作；有些工作組還不斷檢討工作，有問題及時開會研究，積極想解決的辦法，發揮了集體領導作用。在整黨方面也有成績，如尚賢村農會主任由消極抵抗、不工作、不反省已轉變爲十分積極負責。但在另一方面，也還有相當嚴重的缺點；除縣委本身檢討外，在工作組的作風上，主要的是犯了急性病。如白錯村第二榜劃完階級後，工作組產生一種「趕三榜」思想，條件還未成熟就進行選舉農代會；上鄭村、中關村工作組聽到南高成立了農代會，就連階級也沒劃，不管群眾覺悟如何，也沒好好醞釀，主觀的給群眾講了「三個條件」，就叫選舉；結果選出的都是一夥老漢老娘們（最年輕的四十五歲），而且其中沒一個黨員。這說明有些同志是用「辦手續」的態度對待整個工作步驟的，不管情況，不問條件，不看火候，領導上主觀一套，和群眾要求結合不起來。

### 不管群眾要求　自己主觀一套

另外，還有一種壞作風是極端民主，放棄領導。如有一個搗亂分子，自整黨以來，每次會上或街上見了黨員就大罵；有六個正派的黨員幹部當選了農代會代表，這個人就在榜上每個黨員名字下面寫上個「不要」，而且又大罵一陣，也沒人擋，認爲這就是「民主」。有好多事都是失掉領導的，把個別人的意見當成群眾的意見。在工作組內部開會時，一個人打頭砲說個意見，別的同志有不同意見也不爭論，或者怕負責任，便馬馬虎虎「同意」這一個人的意見，領導上也就認爲這就算大家開會決定的意見了。這又出主觀包辦變成尾巴主義。

急性病和尾巴主義產生的原因，最主要的是領導上（縣委與工作組）對待工作的態度不夠十分嚴肅、十分愼重；不只是對情況了解得不夠，對政策也了解得不夠。正如該縣縣委王興同志在檢查總結的報導中所說：由於我們對整黨的目的、意義、方法認識不夠，

### 群眾說啥是啥　自己跟着亂跑

依靠誰來整也不明確，所以在運動中表現了左右搖擺（大體上是先「左」後右）。開始工作後，一個長時期都是關門整黨，高店關門一整十九天，上鄭村二十天。有的村也派代表參加了支部會，但代表是由工作組指定的，跟群眾沒有聯系，不能起互相通氣的作用。在支部會上，則又單純強調「紀律」，強調「過關」，一律大施壓力，而不是區別好壞，分清是非。三王村工作組竟在支部會上說：「反省了也處分，不反省也要處分。」使得李明之等黨員都消極抵抗起

### 不給指出路　硬逼黨員反省

來，不再反省，單等處分。另一方面，對支部歷史情況與村裏宗派情況不注意，看到了一些也不管，任憑個別翻復分子恥笑黨員，打擊情緒；還有的不讓黨員申辯的結果，有人提的意見不確實也硬叫接受下來。這樣，弄得大部份群眾莫明其妙，有一些好黨員，群眾也不致吸收他們的意見，有的黨員老婆要與離婚，群眾還害怕會把這些黨員扣起來或帶走，有些意見也不敢提了。甚至於弄得很多老百姓以爲參加了黨不好，說：「這夥好孩子怎麼在了那個（指黨）？」黨員大都也很不滿，有的後悔不該入黨。根據王興同志的報導：「一般化的使黨員都反省得面黃肌瘦，情緒十分低落。」最嚴重的是還有些黨員竟至恐慌自殺。但在王興同志的報導中沒有詳述自殺的情形，也沒說明到底有多少人自殺；但從字裏行間可以看出，這決不是一兩起個別的現象。而就這個檢查總結的報導看，沙河縣委對這問題的嚴重性認識得仍然很不夠，只在十幾條「整編當中的遺留問題」的一些其他不很重要的問題中，摻雜着這麼一條：「死人問題：一直下去是大不對，教訓有三：一是開宗派報復；二是腐化問題被揭發後，三是硬害怕丟人，不願坦白。總之對每個人的性格，對村的情況了解不夠，而發生了這些問題。」這檢討是把責任推到「性格」、推到「宗派」、推到「腐化」問題上，好像領導上可以不負多大責任，這無論如何是不合乎實際的。另外，在「遺留問題」中還有一條：「現扣的犯罪份子，移交人民法庭管押。」都是些什麼「犯罪份子」？爲什麼要移交人民法庭？犯的什麼罪？爲什麼要扣押？對於這樣嚴肅的一件工作，這麼嚴重的一個問題，輕輕提到這麼一句也是非常不够的。就整黨的情形看，既沒有眞正發動群眾，在急性病與極端民主的情形下，這些「犯罪份子」的決定可能還有不少失當的；而且，即使是犯罪份子，工作組和群眾也都沒有立即扣起來的權利。沙河縣委及各工作組應該再專就這兩個問題從政策思想和領導作風上加以痛切徹底的檢查，糾正。

這樣的「左」，實質上是右的表現，是不相信群眾，不依靠群眾；所以到整黨的後一段，就自然地變而爲右傾：依然是不分輕重，不辨是非，對錯誤大的黨員也不分別情形給以處分。還有的光怕黨員參加不了新農會，光怕群眾報復，怕審查時通不過；有些村的工作組就硬叫壞黨員也立即入了新農會（如白錯村就叫五個較壞的黨員一齊參加了）。高店、新章等村審查黨員時，有幾個黨員在群眾中通不過了也不再更多深入反省，便接二連三、五次六次一直要「通」。上鄭村第一次選農代會代表沒選上黨員，工作組就硬用種種辦法暗示叫重選，叫選黨員，結果則又是黨員不分好壞，一下子十分之八、九都當選了。而到農代會產生後，群眾就消極不滿起來。在黨員方面，有很多沒有達到被群眾教育改造的目的；

### 黨員沒有整好　又罵群眾落後

最初只是受到工作組的壓力，舊作風也一度放鬆了；原封未動。壞黨員重新上台後，馬上恢復如上關村就有幹部又罵群眾「落後」，主張「不到會罰油半斤」等。這樣，也就製造了不少麻煩：壞黨員進了農會的要進行複審，還選成農代會代表的要通過第三次選舉，已佔了領導地位的壞黨員，反而要通過群眾再搬下台來；黨群關係沒有密切，還比過去距離更遠，更得想法改善，而且再要改善費更大的力氣。黨員處分的不適當，也還要重新決定……。

## 編讀往來

# 田二莊趙莊新農會
# 退還沒收地主的商店

人民日報編輯同志：

見報載武安九區田二莊劃成份有地主兼商業一家，一定是我，我想劃的成份是全村討論，一定是劃不錯的。我自幼十四歲在邯學生意，一直到解放邯鄲後，頂到去年最後運動，我的買賣繼續經營，我還在櫃服務，我想勞動能轉變我的成份。我的買賣歸村接收後，我還是商人，地主想轉變可用啥法子？希指我一條明路，好來轉變我的成份。　楊理

邯鄲楊理先生：接到你的來信，其中提到你的買賣在去年群運中被村裏接收，還涉及民主政府的工商業政策，本報當即派記者到你村（田二莊）訪問。田二莊新選村長楊珠子和農會委員楊林生告訴記者說：「楊理的生意已決定退還給他（資本房子都在內），一起和村合作社經理廷鎖和趙莊合夥經營的人，到邯鄲去清理手續已走了三天。」他們說：「這是政府的政策，理自然應該堅決執行，該退人家就退人家。」同時記者并向你家人解釋民主政府保護工商業政策，你母親對你村裏非常滿意，立即表示以後要好好勞動，并說要把你逃亡在外的三弟叫回來幫你經營商業。民主政府保護工商業的政策是堅決的，即使是地主的工商業也同樣不准侵犯沒收，土地法大綱第十二條明白規定：保護工商業者的財產及其合法的營業，不受侵犯。邯鄲市府今年也曾數次佈告保護工商業繁榮經濟具體辦法。所以，雖然你本人家庭成份是地主，但你的工商業部份是堅決保護的，你不但不門生，並且已經退還給你。民主政府希望你消除一切疑慮，放手擴大經營，能夠爲發展生產繁榮經濟而努力，政府就是你低利或無利的貸款扶助。如資本不足，經濟可得到政府低利或無利的貸款扶助。至於你的成份，按劃階級規定：「地主在當地民主政權成立以後，轉入勞動或其他成份待遇滿五年者，應依其情況轉變的成份。」就你的情況說，已經轉變了成份，以後，即可按你實際情況改變你家庭的成份。（編者）

# 地主富農子弟
# 允許入學唸書

編輯同志：

讀了報載「中共東北中央局關于知識份子的決定」、「中學今後施教方針」「邊府頒發整頓各級學校指示」等文後，我們更認識到去年武安一律清洗高初小的地主富農學生，是不對的，不認爲他本身是個沒有剝削過人的青年兒童，單純根據成份好壞清洗下去。八區有個別村莊，甚至搬了鄉村門爭地主一套辦法，給群眾門爭地主富農學生，「分了果實」。現在高初小被清洗的學生，仍未入學，原因是一方面我們思想還不夠明確，另一方面是不知該怎樣來轉這個彎子？最近不斷有教員問及這個問題，該怎樣着手？

我們認爲過去一律清洗是不對的，但現在馬虎一律收回也不妥當。……把他們和一般學生一樣教育，……（黎任平）

任平同志：

你們這樣檢查糾正工作中的偏向是很好的，但糾正錯誤的精神仍然不夠堅決。來信中所提的決定辦法，我們認爲仍然是過去錯誤思想的繼續，實質上在某種程度上仍有些重複過去農村門爭的錯誤方式，「小惡霸」「兒童公敵」等說法。執行起來仍會「低頭」……。今天應用於未直接參加剝削的青年兒童的說法是錯誤的。邊府指示中的：「今天所謂國民教育時期，地主富農子弟也應同樣入學。」即各種公費學校也應照顧地主富農子弟入學，不應一律拒收。允許地主富農子弟入學，用不着再經過這樣的思想步驟來轉變，其中地主子弟思想上有毛病的也應在學校繼續教育改造的方針。——編者

# 長治三區下東街商人
# 懂清了工商業政策
# 紛紛集資發展營業

【長治消息】長治市三區下東街，檢查了以往在工商業上的偏向，認眞的宣傳了工商業政策，打破了商人怕發展的思想。群眾魚鎖說：「去年幹部叫我入股搞生產，我不敢，只入了二萬元，恐怕發展大了成了門爭對象啦，又怕幹部給戴自私自利的帽子。經過這幾天討論工商業政策，我才膽壯了。我和楊科成等五人，結合運輸，搞了個小商店，我一個人就入了二十多萬元。」郝萬永、武多只說：「我們過去六個人搞的小山貨攤，只恐怕發展大，只怕群眾入股，經過這幾天，知道了工商業政策，我們又買了一座同興商店，結合了六合紛坊打算好好經營。」王三召、王景山以前總是說沒有辦法，這一次二人就拿出來了十六萬元搞買賣。土地法大綱公佈前，全街大小買賣共八座，共有資本二百一十多萬元，經過宣傳保護工商業政策，發展私人資本，近又增加了三座商店，資本就增加了三四十萬元，現在大家還在發展。（本玉）

【邯鄲消息】最近民主政府認眞執行保護工商業政策的許多具體措施，邯鄲商人開始普遍體會到了政策精神，普遍反映：「政府保護工商業政策眞是好」。如市政府兩次佈告出來後，商人成群結隊的在佈告前閱讀，有的一連唸了好幾遍。爲照顧商人，這次修鐵路未讓商人參加，商人說：「這眞是讓咱們商人好好作生意哩。」特別是取消了路條，商人說：「這一下可眞解放了，咱們解放區就是更強大了。」市公安局改進公安辦法就很好了，這次路條又徹底取消了，政府眞正叫發展工商業哩。另外他們也還有顧慮和懷疑：怕下邊不認眞執行，出外發生問題，怕鄉村檢查沒辦法。如西街徐登科說：沒有證明沒辦法，不如帶上四月十日那張通令取消路條的人民日報，誰查讓誰看報紙。（李強）

# 幹部和群眾代表共同研究
# 南宋解决春耕困難

【長治消息】五區南宋幹部經過檢討後，好好領導群眾生產，在組織進行春耕中，發現有五個問題：一是代耕問題。二是變工問題。三是沒勞力孤寡參加不了互助問題。四是夥喂牲口問題。五是春荒問題。這五個問題沒有適當解決，阻礙着春耕進行。本月八日由幹部及每十戶一個群眾代表共二百餘人，趁大雨經三天四夜的分組研究討論，把上述問題得到很好的解決。

代耕問題，過去是不管有無勞力，凡是軍屬一樣代耕的，不妥當。解決辦法是領導上首先發動被代耕戶盡量自己勞動，減輕群眾勞力負担，當時有三個榮退軍人自報不用代耕，影響其他十二戶軍屬也自己耕種。其餘軍屬應否代耕要看兩個標準：一是經濟情況，二是勞力有無，再具體決定代耕勞力數，有代價或無代價，七家討論。

變工問題，勞力、畜力定分不公道，勞力、畜力不按強弱，定分是一樣。經討論決定規定爲三十分、二十餘、十餘分之差（爲獎勵養牲口戶），一對牙牲口支差是走六十里，拉一百斤爲一工，掙米三升八（人力在內），多拉多掙，犁一畝地三升米（人力在內），人力定爲十二、十、八三分之差，每分三合米。這樣定分大家很滿意。

有勞力戶不願和無勞力戶互助問題，教育幹部積極份子：有勞力戶不收無勞力戶也產，荒了地不收糧食對生產有沒損失？孤寡戶也要等價交換出工資，孤寡婦縫衣來頂工，雙方這樣由互助組吸收孤寡戶參加。

夥喂牲口問題，以前很成問題，有人使沒人喂，像具沒人製，牲口喂成夾板肚，有兩家已賣了牲口。這個問題討論出四點具體辦法：（一）專人使專人喂，每月喂歸喂戶（爲獎勵喂戶，每月可抽三個牲口工），但必須喂胖牲口。（二）使牲口實行工票制，如三家夥喂一個驢，每月牲口定爲六百分，每家取上二百分，誰犁一天地牲口掙二十分，月底誰工票多得米，誰工票少出米。（三）草料夥攤，規定驢每天三升、騾二升。（四）牲口像具夥買。

全村只有三百八十餘戶，目下沒吃的有六十餘戶。因這村果實、義倉都沒有，經討論還是實行互借，當場讓大家自報借糧，共借出四石餘糧食，解決了九戶少吃或沒吃的困難，並決定把七十二畝公地借給七戶少地的貧雇種上。

這些春耕中具體問題得到解決後，大家紛紛組織進行生產。（振華、南宋通訊組）

# 壺關辛村是怎樣進行整黨民主運動的？

### 一、聯合整黨複查黨員

經第一次黨與非黨員的聯合支部大會，黨員較好的十四人，都已參加貧農團，餘十六人結合選舉第二批代表進行複查。因群眾有前段整黨的覺悟水平與黨員的思想自覺，表現對黨員的非黨思想鬥爭很嚴肅認眞。黨員李天蒼在檢討時，反省自己上地主美人計當，包庇南街地主沒門，爲地主打算，並強迫貧雇硬去支差，貪污七百元錢，欺壓貧雇，並說：「我過去是和地主一起壓迫窮人，不爲窮人辦事，今後要和地主割斷聯系，要爲貧雇辦事。……」貧農代表說：「原來我們大家想你是花地主錢，包庇地主沒門。現在根據事實考慮，你主要是因爲腐化包庇地主，得深刻檢討。……」群眾很認眞的不多加一分，也不減少一分，讓他通過，吸收參加貧農團。黨員王仁群檢討時，因他反省了滾，混進黨內後，一貫對黨不滿，群眾不准通過。貧農代表王肉勁說：「你對土地法大綱不滿意，今年過年後大磨麥子，在家吃麵，我問你，你還說土地法大綱哩，吃他兩天吧，給誰省哩！你說說是啥想法？」仁群沒言可答。他曾是辛村東街日卦道頭，又是維持會村副，四二年取消維持後，他孩子跑向晉級軍裏。黨員王交則，一直貪污，在民辦合作社（是群眾果實開的）大肆浪費，一天吸一盒紙煙，賠了六十餘萬元。他反省時，貧農代表張保興說：「我們整好黨是爲了依靠黨，像你這樣的黨員，我們敢不敢依靠呢？」不准通過。第二次兩批代表和黨員聯合複查的結果，對反省好的八個黨員准許通過，並吸收參加貧農團和農會。孤立出八個反省不好的和實在惡劣的黨員，並讓他們繼續反省。

### 二、正式成立貧農團，登榜定案決議公約

黨員經過黨與非黨的支部大會整頓複查，已有二十一個同志參加了貧農團，一般都還爲群眾擁護，全村即正式醞釀成立貧農團，選舉貧農團委員。事先各街進行了反復的思想醞釀，要選不自私自利的、熱心給大家辦事、不鬧宗派、不報復、積極向地主鬥爭的人，做自己的辦事人。王常松說：「我要選黨員長柱、二紅當委員，只要他改造好，能給咱窮人辦事……。」李元春也說：「黨員秦辰保是個直心眼，能爲大家謀利益……」。紛紛議論選舉自己的候選人。但也有個別的群眾怕黨員當選委員報復。

在三月十八日全村召開貧農團員大會，推選委員。選舉前，秦辰保向大家表示了態度，說明「自己雖是共產黨員，但沒爲大家辦事，決心今後改正，爲人民當個好長工……」。女黨員王根毛也說：「過去做錯，再說好大家也不相信，今後看，不改正開除我的黨籍。……」苗二紅（黨員）也直爽的檢討過去不顧當幹部，工作不負責，想當老好人，今後要積極工作。一百八十三人參加選舉的結果，五個黨員當選，秦辰保（黨員）並以一百四十票的大多數當選貧農團委員會主席。

整編好貧農團的領導集團後，即發動全部貧雇團，全村貧雇捲入了登榜定案運動，在登榜定案中，比階級、比歷史，吸收大部貧雇參加，個別不好的暫且不讓參加。南街登榜時，成喜媳婦和常松媳婦參加貧農團時，全村爭執很大，成喜和常松雖係貧農，出身工人，但成喜媳婦家是富裕中農，常松媳婦家是中農。雖和兩個貧雇結婚，但都是「打猪不離圈」，依然是過原來生活。爭執結果，她們男人參加了貧農團，沒讓她倆參加。

經過登榜審查，再進行復榜定案，凡是上榜的都認爲是無尚光榮，總計登榜定案的貧農團員二百五十八人（男一百二十一、女一百三十七），青年六十六人（男三十七人、女二十九人）。並規定自己的紀律。

### 三、聯合中農組織農會

以貧農團劃分小組，聯合中農成立農會，由農會直接選派代表組成農代會，農代會主席團也是農會委員會委員，農代會的代表也是農會小組長。這樣選舉，高度發揚了民主，除少數地主富農外，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都參加了這一民主運動。

首由貧農團委員會發起組織新農會，團結中農，擴大農民隊伍，並以貧農團員劃分小組進行發動中農，在組織貧農團時，注意了穩定中農情緒，召開中貧農座談會，講解中農政策，說明不動中農，安心生產，已有一部中農送肥耙地，但也有一部害怕，情緒動盪。如南街張成則從土地法大綱公佈後，賣了自己的八股繩貨底，縫了一條三表新被子，每天在家吃一頓白麵，牲口站着不送肥。爲克服他們的搖動情緒，以貧雇小組聯合中農座談心思。張長柱找見張成則說：「你是七個錢賣蘼糖起家的，誰不知道，你是勞動起來的，你怕甚。」成則說：「我在家光害怕，我想着不敢賣驢，該不敢賣貨哩………！」

以貧農聯合中農，以十一人至十五人自由組成小組，直接選出代表，經過五天（三月三十日——四月三日）反覆醞釀，全村五百四十三人參加了農會，選出五十三個代表，其中七個是中農，四十四個是貧農，兩個新中農（男二十五人、女二十八人）。爲團結聯合中農，吸收中農意見，已選代表後，再增添十四個中農代表。由全村農會小組提選，現共六十八名代表，中農二十人，新中農三人，貧農四十五人，共中黨員十一人，男三十四人，女三十四人，組成了新的農會。

### 四、成立新支部全村人醞釀新支委

黨員經過整頓複查，通過的全部參加貧農團農會，並有五個黨員當選貧農委員會委員，並任主席。同時在發動中農中，由於黨員的積極工作，有十一個當選爲農會代表。爲發揮黨的領導作用，特組成新的支部，打破過去支部組織的神秘化，全村人人興論支委，由黨員選舉通過，都同意秦辰保担任支書，苗二紅任支部組織，張長柱任支部宣傳，王根毛任支部婦委，選舉出了新支委。

新的支部成立後，很多人紛紛要求入黨，特別是青年男女在一塊許條件，看誰能加入，青年會山說：「咱總得當個毛澤東青年團員。」黑孩說：「這會總要找着參加共產黨。」小仁更積極向黨提出，讓接收她入黨。黨的威信提高，爭取入黨的空氣流遍全村。

### 五、選舉農代會委派村政府

這種選舉方法，工作組和貧委會意見分歧，有的主張農代會的主席團和村政府委員要全村群眾直接投票選舉，充分發揚民主，都要直接選出。有的主張農代會的主席團全村選，村政府的委員由農代會委選，因爲一切權力在農代會，便於今後對個別壞幹部的撤換、教育、管理。兩個意見爭執起來，前種意見說：只要一切權力在農代會，主席團可以農會代表選，何必全村選？後者意見以爲村政府委員全村選太不需要。最後依據這個村情況，全村直接選舉主席團，成立農代會，對群眾影響深刻。同時主席團是經常掌權的執行機關，通過民選，村政府委員由農代會討論委派，便利今後對幹部的監督，幹部也不敢欺壓群眾。

成立農代會選舉主席團，這是辛村一件大事，也是眞正群眾自己民主的第一次。在四月三日，都以很愼重的心情齊集一塲，自由選舉，選前候選人（十七名）做了自由競選。閻小仁（女）說：「今天咱開的是民主會，過去咱沒這個權利，今天有了地位有了發言權，我願意跟上黨走，幫助咱老農民翻身，領導婦女翻身。……」苗二紅（青年黨員）說：「我過去沒和大家站在一塊，今後要爲群眾當個好長工，決不鬧宗派。」號名青年，在這次運動中要當火車頭，在生產中起帶頭作用。張雙福（中農）說：「中貧農是一家人，咱中農要好好幫助貧雇翻身，我一定給大家當個好長工，……」在選舉時很自然的三五成群，男男女女打算自己要選的十一個主席團，選時非常認眞。參加選舉的四百三十九人，愼重選出十一人，黨員五人，男七女四，新中農三，貧農八，支書秦辰保以四百二十八票當選了主席團的主席，這樣高度的民主精神在辛村還是第一次。

農代會中設有婦女、青年、武裝等委員，專門領導婦女、青年工作和武裝工作。

### 六、農代會審查鑑定黨員宣佈紀律處分

農代會審查黨員鑑定，已通過的黨員，因他們反省深刻，都同意不再「過關」，主要看今後表現；沒通過的問題原因，到農代會上通過，代表對每個黨員的錯誤都很認眞愼重。審查鑑定的結果，受留黨察看一年處分的二人，受警告處分的一人，二人因包庇地主，教育無效開除黨籍。

整黨經過月餘時間結束，對每個黨員都以愼重的治病救人態度對待，特別是着重了思想反省，誘導教育，充分發揚民主，不同意見允許黨員辯訴，一次又一次的組織過關。但也爲了懲前毖後，結合了整頓組織，對固執錯誤的同志宣佈紀律處分了。這段整黨在辛村群眾影響很深，很多人說過去打罵沒解決問題，這次不打不罵自由辯論，人人民主，把很多黨員毛病改正了。結合整黨樹立了新的民主制度，黨員們也都反映：過去當了好幾年黨員，不知道爲誰辦事，想着黨員就是吃得開，頂門事。現在總得知道爲誰辦事，要爲群眾打算。

民主整黨的結果，不但提高了黨在群眾中的威信，而且黨員本身的工作積極性空前的表現出來。辛村在整編黨與隊伍中組成了新支部，黨員們當選了農代會的委員，并有的被聘請爲村政委員會的幹部，他們自動的計劃工作，領導生產，發展黨員，在各個工作中表現了黨員的作用。支部經整黨後出現了嶄新的新面貌。

# 華東我軍向膠濟中段勝利進軍
# 掃清昌濰外圍殲匪兩千
## 即墨西北擊退出犯敵三個旅

【新華社華東前線二十二日電】解放軍向膠濟路中段昌（樂）、濰（縣）、安（丘）外圍地區展開掃蕩戰，[illegible]

# 延安困敵供應日艱
## 士兵攜械投誠日衆

[illegible]

# 韓梅村將軍所部首戰獲捷
## 在熱南平泉殲匪三百

[illegible]將軍所部首戰獲捷。該部[illegible]進熱河南部平泉一帶作戰[illegible]四個中隊，數小時內即將[illegible]二營趕來增援，行至平[illegible]部。兩次戰鬥，共斃傷匪[illegible]一門、輕重機槍十六挺、[illegible]彈兩萬餘發及其他軍用物[illegible]

## 冀東地武二十天殲敵千餘

[illegible]，保護春耕。三日，西綫[illegible]夏店（又稱夏墊）鎮後，[illegible]東起三河近郊西至胡莊間[illegible]兩據點的蔣匪益形孤立[illegible]以下一百零一名。五日我[illegible]潰偽鹽警第二大隊，殲敵[illegible]南民兵小隊在北寧鐵路開[illegible]上月二十八日至本月十日[illegible]八百八十九名，斃傷四百[illegible]槍三十五挺，衝鋒槍等十[illegible]部。

# 東北各地糾偏結合生產
## 農民生產情緒提高

[illegible]實了，一家人全沒心情生產，此次劃階級後又積極起來，打柴積糞，積極努力幹。黑龍江海倫縣民衆鄉劃完階級後，對錯鬥之中農無條件補償，補給馬四匹及粮食衣服等，使他們解決生產資料的困難，現全鄉農民都在突擊拾糞送糞，決心保持去年「生產模範」的稱號。松江木蘭縣新興村經過糾正錯劃成份與團結被鬥錯的富裕中農入農會，並在分浮時予以照顧後，有顧慮的中農都安下心來，送糞打柴[illegible]

# 黃河桃汛到來之際
## 蔣匪不斷破壞堤壩

【本報冀魯豫二十三日電】蔣介石匪幫在其軍事潰敗之際，破壞黃河大堤，淹沒人民。今年春初，還在[illegible]無恥就行破壞[illegible]。

[illegible]蘇壩工程、[illegible]四月十五日[illegible]正在搶險[illegible]，致使[illegible]險象，有決口之[illegible]。二月廿日以來，[illegible]東明縣萬村險工[illegible]，連續兩次劃壞第七壩鐵絲底鉤繩二十根。十六日，蔣匪六八師一部，又將我修好的第七壩鐵絲底鉤繩割壞的十棵丟到河內。此壩爲大浪衝擊最爲吃力，屢遭破壞，不斷掉墊，險象環生，蔣匪爲了掩蓋醜行，推卸罪責，由其造謠公司中央社於三月二十九日發出誣我破壞朱口、劉莊壩埽的無恥謠言。蔣匪不但破壞我區險工，即在它自己控制的地區，也置人民生命財產於不顧，如蘭封境之[illegible]未進行修理。自今年桃汛後，臨黃堤一段已被冲刷，現水勢正冲刷臨黃堤外二百公尺寬之高地，此二百公尺寬的高地，如再不修理，數月內即將被刷掉，必然造成決口的大禍，淹沒我鄆城、曹縣、單縣、豐沛等縣數百萬人民，造成第二個黃汛區。我各地軍民及治河員工對蔣匪這種暴行極爲憤怒。搶修堤壩的鬥爭，現已成爲「蔣破我修」的形勢，如一旦發生決口的災禍，蔣匪應負全部罪責。

# 蘇北蔣區天災蔣禍慘重
# 饑民奮勇搶糧自救
## 灌雲蔣匪囤糧被搶一光

【新華社華東十九日電】據各方報導，隴海鐵路東段之新浦、海州、連雲港、灌雲等蔣佔城鄉近百里地區，饑民普遍掀起反饑餓奪糧的鬥爭。該地蔣禍天災嚴重，連雲港鹽業亦一蹶不振，十餘萬鹽民謀生無路，但蔣匪仍向災民殘忍勒索，在海州城門外增設捐卡，凡進城貨草渡命的災民，均要捐一萬五千元路費。灌雲司孝堂家賣了兩個小孩得到蔣幣四十九萬元，僅換到十五斤玉米，還不夠繳納蔣匪「軍費」。在蔣匪勒索下，灌雲民餓死者極衆，僅灌雲城郊一個鄉已餓死五百人，早在二月間灌雲等地饑民即奮起組織「奪糧團」，三、五十人爲一隊到地主惡霸家借粮，但蔣匪江蘇省第八區專員紀毓智竟下令「搶糧者格殺勿論」。至三月中旬，災民運動更高漲，災民喊出：「餓死不如拚死」、「不借就搶」等口號。十日灌雲一地就發生八次搶粮事件，蔣匪囤積在鹽場的粮食被搶一空。十二日海州及灌雲連雲市同時發生饑民騷動，連雲市一百卅餘災民，在匪四四師四四九團後方留守處駐地，搶去地主惡霸武同松家粮食。十七日新浦南街三百餘饑民也搶走奸商汽車所載之雜粮。城郊鄉村搶粮鬥爭更爲激烈，災民多用石頭棍棒鐵鍬，砸開地主惡霸倉房，將粮搶光。藏在地窖和草堆裏的粮，亦被挖出分光。海州大地主殷子通倉房被搶後，在災民的行動威震之下，附近就有二十家地主被迫送出粮食。二十日連雲市一千饑民湧向匪淮北鹽管局粮食大堆搶時，蔣匪警察局、稅務所、火車站三處機槍同時向饑民掃射，饑民們憤怒高呼：「寧給打死不給餓死」，頓時蜂擁往前，雖有多人死傷，但饑民們仍冒彈雨搶得雜粮二十五石，同時新浦五百餘饑民也和匪警察發生衝突。現鬥爭仍繼續中。

【新華社陝北十九日電】滬報訊：蔣匪在安徽對商民勒索極爲苛重，直接稅普遍增加稅額，竟有增達十二倍之多者。蚌埠僅負擔蔣匪省保安團隊經費一項即達一百四十餘億元。休寧、屯溪、黟縣一帶並徵收苛重的「黃煙綏靖捐」。商民不堪壓榨，紛起反對，皖省商聯會已於三月十三日推代表赴南京向匪財政部要求減低稅收及苛雜。屯溪所有煙商攤販，則於三月十五日全體罷市抗捐。

# 吉林洋灰等三大工廠
## 我接管後產量大增

【新華社東北廿二日電】吉林市郊亞麻、造紙、洋灰三大工廠現已全部復工。該三工廠過去爲日寇經營，後爲蔣匪經營，上月八日當工人發覺蔣匪逃跑後，即自動組織起來，日夜輪班保護機器物資。民主政府接管後，他們立即開始復工。亞麻工廠在蔣匪侵佔時期廿二架切棉機的毛滾子和木軸子都已磨壞了，工人們就將這些破損的機器逐一修理，現已有四架切棉機和兩架圓形機換上了毛滾子，每點鐘平均能出麻十三斤三兩，蔣匪侵佔時僅出十斤。其他的機器也在一邊開動一邊修理，正加緊修復，月底可全部開動，每天可出綫五百餘斤。造紙廠於三月二十一日正式開工，現每天能出紙六十八疋半（五十疋一噸），以前由於工人對蔣匪消極怠工，一天至多出紙四十五疋，甚至有時只出二十多疋，質量亦較蔣匪侵佔時期爲好，如以前紙料子是好壞對半用，出的紙還盡是疙瘩，現在用八成壞紙料，但是出紙又光又好。洋灰工廠現每天能出一噸半灰，目前工人們在加緊修理粉碎機，再過十來天可修好，每天將產洋灰十幾噸。

# 平津救死求生學潮綿延近月
# 參加師生總數達兩萬
## 蔣匪被迫道歉北大仍堅持罷課

【新華社陝北二十二日電】綜合報導：上月底開始的平、津反飢餓，反壓迫學潮，迄今已逾三週，先後捲入者，計有北平的北大、清華、燕京、中法大學、北平師院、華北學院、北平研究院、朝陽學院、鐵路學院及惠中女中高中部，天津的南開、北洋大學，和河北工學院共十四個院校，參加師生總數約兩萬。

這次學潮，是在反飢餓的基礎上爆發的。年初以來平、津及各校師生即不斷展開要求全面公費提高待遇的鬥爭，但蔣匪政府反而在其偽國大開幕前夕，於三月二十六日下令解散華北學聯，遂進而迫使平津學界把反對法西斯壓迫的政治鬥爭，與救死求生的經濟鬥爭結合起來。上月二十九日北平各校學生代表千餘人，在北大舉行的抗議集會上，宣告這次正義運動的正式開始。會上，各校學生不顧蔣匪武裝軍警的包圍恫嚇，猛烈抨擊蔣匪傀儡「國大」，並放映著名的「列寧在一九一八年」影片，反映了革命情緒在蔣區羣衆中日益高漲。接着，北大、清華、燕京、師院、中法五大學學生同時宣佈爲保衛學聯自四月三日起，南開與河北工院宣佈自四日起，北洋則自六日起各罷課三天。各校在罷課期間紛紛舉行「保衛學聯控訴大會」，並發表宣言表明保衛學聯決心，呼籲社會各界的支助。清華、燕京兩大學學生且於四月二日起即聯合組成三十多個控訴小組，分訪教授，籲求同情。南開大學與決定罷課同時成立「南開學生自治會保衛學聯委員會」，致函該校校長張伯苓請其向蔣政府提出嚴重抗議，並向「世界學聯呼籲」。各大學學生保衛學聯、反抗壓迫的鬥爭，獲得各校教授與職員工役的廣泛支持。許多教授親自參加三月二十九日的示威集會，發表抨擊蔣介石獨裁內戰政策的演說，北大某教授對外籍記者表示，學生運動是壓不下去的，即令解散組織，鬥爭仍將繼續。在各校學生反壓迫罷課開始後，北大、清華兩大學講師、助教、職員、工友、校警和北平研究院研究生共二千餘人，即自四月六日起舉行聯合罷教、罷研、罷工、罷崗三天，要求讓配兩袋麵粉及改善待遇，並以此支援各校學生的反壓迫鬥爭。清華全體教授及北大工學院教授亦自六日起罷教三天，以表示對講師、助教的同情；而天津北洋、南開兩大學全體講師助教亦爲要求改善待遇，自六日起罷課三天。七日晨南開校醫主任李廷光因生活逼迫而投河自殺，更激起了各校職員救死求生的決心。

當平津五院校教職員、研究生與工警宣佈罷教罷研罷工之後，各校學生即紛紛延長罷課，以爲支援，並繼續要求蔣匪當局收回解散學聯成命。清華、北大自六日起延長三天，燕大延長一天，南開延長三天。同時華北學院自六日起亦參加反壓迫罷課，北平藝專亦爲抗議蔣匪佔住該校宿舍，自六日起罷課三天。燕大及惠中女中高中部教職員亦於八日宣佈參加罷教一天。至此運動已成爲各校師生團結一致的鬥爭。

自各校學生舉行聯合罷課後，北平蔣匪特務即在師院及北大等校行兇，南開女生朱竹英（前誤爲朱祖英）於五日晚集會後爲蔣特毆傷，八日北平蔣特五、六十人復闖入華北學院，槍傷學生黃成先、荊又新等多人，將姚炯、趙學勤等八人捕去，並搶劫財物甚多。平市各校學生對此異常憤慨，九日晨即舉行八千餘人的反壓迫大示威遊行，將蔣匪北平行轅團團包圍，高舉受傷同學血衣，齊呼反壓迫口號，高唱號召人民起來「反對外國（指美國）壓迫」的雄壯歌曲。示威堅持達十一小時之久，直至深夜，蔣匪被迫釋放被捕八學生及應允保證不再發生類似事件後，始勝利返校。此次參加示威者，除罷課各校外，尚包括朝陽及鐵路兩學院學生。

在學生大示威之後，蔣匪即命令其特務嘍囉，於十一日全體出動，在街上叫囂吶喊，直奔北大，闖入校內毆打學生，並搜查教授宿舍，而其結果是激起了各校師生的更堅決反抗。各校學生以堅持罷課回答蔣匪。北大全體教授則宣佈自十二日起罷教一週抗議，燕京全體教職員（包括全體美籍教授及校務委員）除決定繼續罷教抗議外，並聯名發表宣言，指出由於特務暴行使「我們感到難以進行正常教育工作」。各校師生已一致感覺團結自衛的必要。清華、北大、師院三大學學生已聯合教職員於十五日正式組成「安全委員會」，以抵抗蔣匪暴力迫害。各校學生與教授、講師、助教、職員、工友、校警的緊密團結一致行動，不但反映了蔣區愛國民主運動的社會基礎已更加擴大，亦宣告了蔣介石匪幫在政治上的澈底破產。

【新華社陝北二十二日電】據外國通訊社十九日報導：蔣匪懾於學生羣衆運動威力，上週由匪北平市長何思源、警備司令陳繼承出面對最近蔣特的逮捕及其他暴行向各校師生提出書面道歉，現除北京大學與北平師院兩校學生仍堅持反壓迫罷課外，其餘學校業已復課。

# 美帝釋放日本戰犯
## 將起用最反動的政客軍閥

【新華社陝北二十二日電】上海訊：最近此間關於美帝扶植日本軍閥政府復活的計劃，又有詳細的消息。並且美國此項活動已與蔣介石政府建立了特殊的聯系。據可靠方面傳出，麥克阿瑟總部爲了要在日本建立完全符合美國帝國主義需要的政府，已經獲得美國政府的批准，現正計劃搬出日本最反動的政客和軍閥，來組織這樣的政府。爲此目的，麥克阿瑟總部曾和前日本首相宇垣、若槻、岡田、米內等以及前自由黨首領鳩山進行了談判。據稱：在談判中，這些日本反動派首腦除歡迎這一計劃外，並要求減輕對東條等的處分，和釋放其他戰犯如安藤、西尾、多田、下村等人。此項要求已獲得美方同意，故西尾、多田等戰犯現已釋放，並依照美軍總部的指示，日本已在進行恢復這批反動軍閥政客社會地位的宣傳。由於麥克阿瑟總部的介紹，日本軍閥代表與蔣介石政府已經取得密切聯系。其中鳩山與蔣政府駐日代表的關係尤堪注目。鳩山由於此項活動的費用，據傳每月達五十萬日元之譜。在同一反動目標下，形式上已經分散的日本著名法西斯恐怖團體——黑龍會，現亦在麥克阿瑟總部的指示下，積極展開活動。

【新華社陝北二十二日電】東京訊：日本頭號戰犯東條英機，九日作最後一次之狡辯時，美籍辯護律師布魯威特仍妄圖爲東條粉飾侵略暴行。布氏一再無恥叫囂稱：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係出於「自衛」與「自保」，並圖以日寇「接受波茨坦聲明」一事，作爲卸却和寬恕日寇罪行之根據。

# 蔣幣又告慘跌
## 三十天貶值百分之百

【新華社陝北二十二日電】外國通訊社消息：二十日上海黑市蔣幣又慘跌，美鈔每元漲達七十五萬，黃金每兩四千五百萬元。美國半官方的美聯社也承認：「測度中國（指蔣匪）通貨膨脹的一個良好的實際法則，就是法幣（指蔣幣），每隔六十天貶值百分之百，而在近來，則是三十天貶值百分之百。」

# 杜魯門哀鳴
## 經濟危機迫近

【新華社陝北二十二日電】據合衆社華盛頓訊：杜魯門十七日在美國報紙編輯協會年會席上發表演說，反映美帝前途一片暗淡。杜魯門驚慌的說：由於「通貨膨脹節節惡化所予國家經濟的損害，我們的經濟正處在嚴重的危險中」，「美國將面臨愈益增長的蕭條危險。」他一面聲嘶力竭而偏執地叫喊：「及時採取行動，制止日見嚴重的通貨膨脹之威脅」；但另一面不得不供認：「某些地位顯要的人物」仍「採取使問題更加惡化的步驟。」這位還希望在今年大選中連任總統的杜魯門，想推卸「使問題更加惡化」的責任，但他自己仍透露：各方正「實難共政府企圖促成經濟危機或國際危機。」

# 北鮮人民呼籲南鮮民主黨派
# 打敗美帝分裂朝鮮毒謀
## 南鮮民主黨派代表已抵北鮮

【新華社陝北二十一日電】據塔斯社平壤訊：北鮮黨派與人民團體日前曾致函南鮮各民主黨派和團體，呼籲一致行動，以擊潰附鮮美佔領軍及其爪牙籌組傀儡政府的陰謀活動。該呼籲書略稱：美帝國主義企圖肢解朝鮮的毒計，已進到最危險的階段。在美帝唆使下，南鮮正準備於五月十日舉行所謂「國民政府」的分裂選舉，以造成朝鮮分裂的局面。南鮮美軍當局現利用聯合國臨時朝鮮委員會爲掩護，選派反動分子和親日奸匪組織傀儡政府，以便替美帝奴役統治服務；而臨時朝鮮委員會則協助美帝，想把朝鮮重淪爲殖民地。呼籲書建議：於本月內在平壤召開南北鮮各民主黨派團體聯席會議，討論國內新局勢，製定具體統一的綱領及加速建立獨立統一的朝鮮而鬥爭。呼籲書號召南北鮮人民團結起來，爲挫敗反動派分裂朝鮮的陰謀而鬥爭。最後力主在外國軍隊撤出朝鮮後，舉行民主的全民投票選出，以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議會和政府。

【新華社陝北二十一日電】平壤訊：參加南鮮人民民主陣綫的南鮮諸黨派團體，曾在漢城舉行特別會議，熱烈擁護北鮮黨派與人民團體的呼籲書。許多政黨團體並已宣佈願意參加平壤會議。據悉，北鮮蘇軍當局已答應南鮮民主黨派代表進入北鮮。許多南鮮人民團體代表已衝破南鮮美軍當局的重重封鎖，跋涉至平壤出席會議。呼籲書影響所及，已使南鮮美軍當局大爲恐慌，除已在南北鮮交界處增派軍警、哨崗，妄圖攔阻北上之南鮮代表外，並出動「南北青年同盟」等特務和便衣憲警，挨戶搜查，強迫南鮮每一居民在僞選舉名單上蓋私章，以表示同意僞選，違者，就加以同情共產黨罪名，肆行迫害。

# 意反動派玩弄陰謀
## 威脅羣衆選舉他們

【新華社陝北廿二日電】羅馬訊：加斯貝利反動政府指使[illegible]特務們在大選中拚命施行舞弊及各種陰謀，妄圖使這次大選成爲合乎他們利益的僞選。他們強迫傳染病及重病的人投基督教民主黨的票，有幾個重病號在投票後當場死掉。教士和修女幾乎每人都使用假票或一人持有兩三張選票。反動的天主教組織十八日曾對羅馬私人住宅打了十萬次電話，威嚇人們如果不投票就不給家庭的死靈魂昇天，不給他們辦理結婚或埋葬等等。同時加斯貝利政府內長謝爾巴仿效墨索里尼「社會治安條例」，下令從十九日投票結束後起，禁止舉行任何會議及在街頭或戶內聚集，並強迫一切工廠及機關職工從十九日起「休假」三天，企圖以此在[illegible]的陰謀。加斯貝利的御用報紙，同時大肆造謠，說人民民主陣綫佈置了一個「計劃」，要舉行示威遊行，以便取消選舉的結果。人民民主陣綫發言人莫羅（勞工民主黨）加以揭發稱：這些流言「適足表現反動派欲破壞公共和平的企圖」。

【新華社陝北二十一日電】羅馬訊：據共和報十六日消息：在蘇聯堅明贊成恢復意國對其前屬殖民地的託管後，馬歇爾、貝文與比道爾即慌忙交換信件。馬歇爾說：[illegible]厄利特立亞[illegible]。[illegible]其對索馬利蘭與昔蘭尼加的控制權。比道爾[illegible]委任統治原則主張給[illegible]換取其在斐贊（在利比亞）領土的租借權，可以修改其態度。三外長[illegible]

# 捷克斯拉夫
## 準備大選

【新華社陝北二十二日電】布拉格訊：原定於五月二十三日舉行的捷克大選，因與農業展覽會時間衝突，已改期於五月三十日舉行。十三日，捷政府通過內政部提出的新選舉法案，規定除與德國侵略者合作的賣國分子外，一切公民均可參加直接、普遍、無記名投票，並規定若干政黨經議會通過後即可成爲合法[illegible]。捷職工會中央會日前已向民族陣綫全體政黨建議在選舉中提出統一的候選名單，並合祝「五一」節。這一建議已先後獲得勞動人民黨以及各社團政盟的民主黨、捷共、社會民主黨[illegible]贊成。民族陣綫中央委員會決定採納這一建議。

# 法共要求解散法西斯組織
## 成立民主聯合政府

【新華社陝北二十日電】巴黎訊：法共中央委員會於十五日至十六日在此間召開會議，通過了重要決議，在對內政策方面，決議要求立即組織有共產黨參加的民主的聯合政府，解散戴高樂的法西斯組織「法國人民聯盟」，並堅主調整薪金，降低物價，減少軍費及整編軍隊。在對外政策方面，決議主張廢除與帝國主義國家所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與協定，要求與東南歐新民主國家建立友好關係，解放殖民地人民，並終止對越南的侵略戰爭。